

格言
(MOTTO)

黄·美文

写是一门功夫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情思做伴 感悟随行

舌上风暴：语录·五年精选

舌上风暴：流言·五年精选

笔下功夫：选题·五年精编

笔下功夫：选段·五年精编

话·口技	说是一种艺术
春·情事	爱是一种责任
夏·故事	小是一种境界
秋·反对	批是一种气节
画·嘻哈	玩是一门学问
赤·达人	博是一种信念
橙·小说	读是一种享受
黄·美文	写是一门功夫

ISBN 978-7-80729-520-4



9 787807 295204 >

定价：18.00元

格言

MOTTO

精华美卷

黄·美文

格言杂志社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·美文 / 格言杂志社编. —南京: 凤凰出版社,
2009.10
ISBN 978-7-80729-520-4
I. 黄… II. 格… III. 格言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
H033-49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70894号

书 名 黄·美文

编 著 格言杂志社
版式设计 胡凝 张津楠 李月
责任编辑 张叶青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(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)
开 本 787×1092mm 1/16
印 张 11
字 数 380千字
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2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520-4
定 价 18元

(凡印装错误, 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4)

青山·新燕·西窗雨 6

浮生·绮梦·度流年 50

凝眸·邂逅·伊人醉 92

倒影·浅唱·天地间 134

人人都能写美文

笔尖过处，一片云霞灿烂 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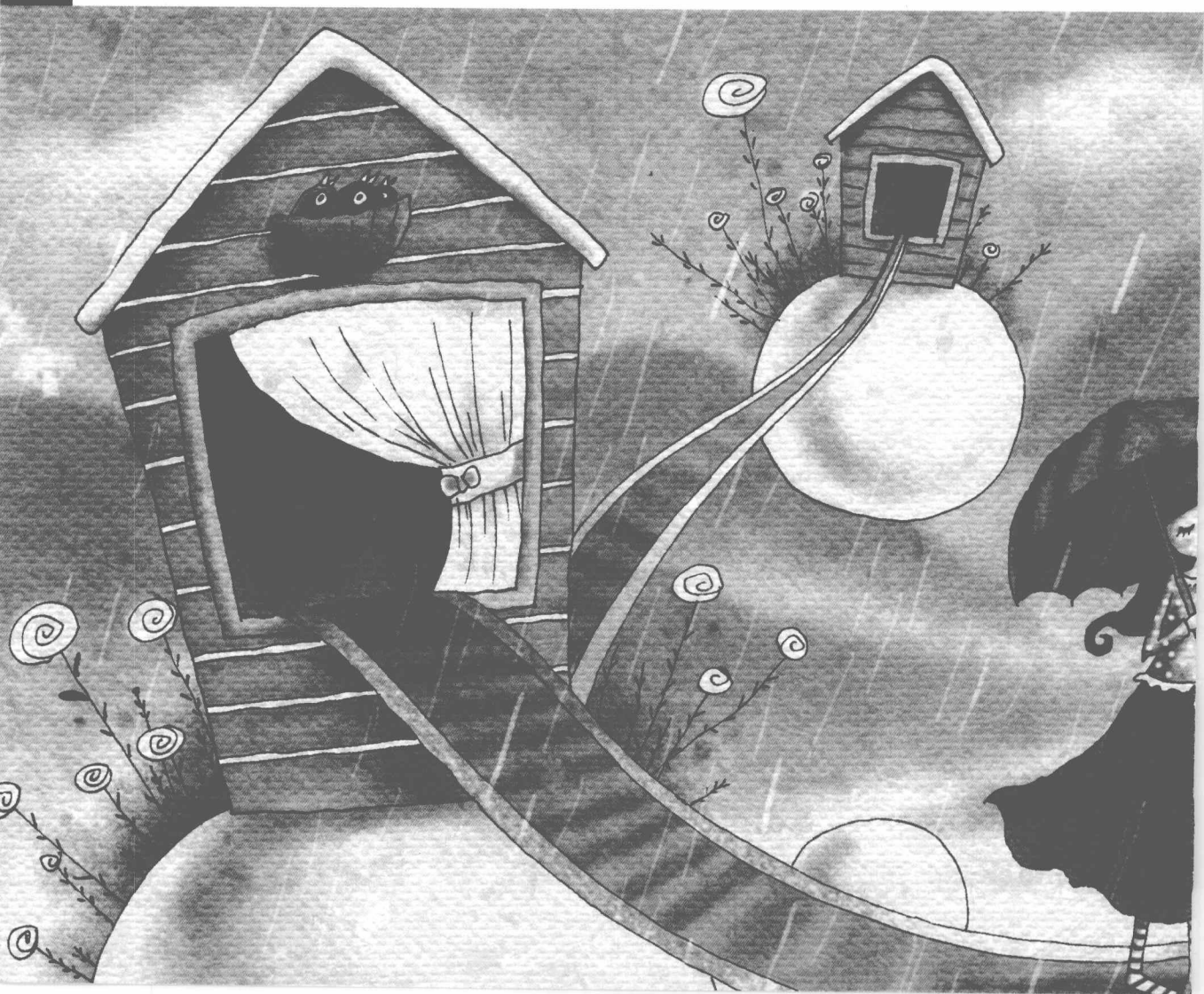
“咔嚓”，剪下生活的一帧背影 88

让缺点，像邻家女孩那样真切可爱 130

在一片澄澈的月光中照见心灵 174

青山·新燕·西窗雨

雨一直淅淅沥沥地落着，空气里湿润润地泛着甜香，一些薄雾眷恋着青翠的山峰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几只小燕子从窗外翩然而过，它们正在屋檐下筑造幸福的小窝。在这清凉的世界里，它们的歌声清脆而悠扬，那修长轻盈的姿态，剪下了片片云彩。



青山！ 草们喜欢秋天 6 河流淌过秋天的黄昏 7 读云 8 雪落下 9 沙之聚 10

像头顶的星光喂养着夜空 11 **选段** 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 12

莲，湖心淡去的少女 13 **一格之言古典美文榜** 14 有一些植物死了叫做中药 15

绿色的梦 16 水，一个寓言 17 四季乐章 18 听听那冷雨 19

新燕！ 下午好，小织工 20 悼念一只鸡 21 枣红马 22 一头羊在我怀里热泪盈眶 23

妙语 23 旷野的秘密 24 **选段** 城堡无言，静默出一地风景 25 乡村 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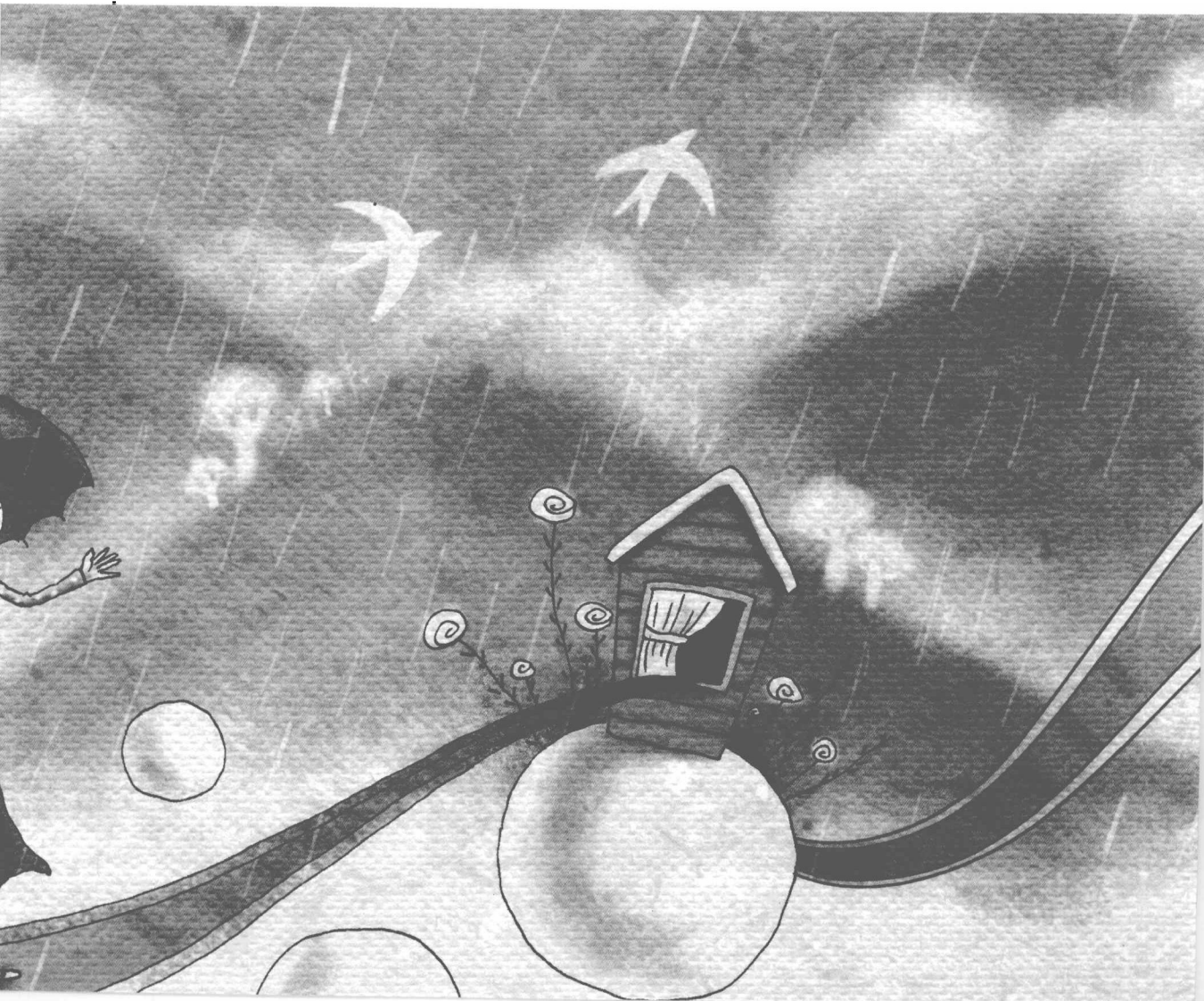
一只死去的狼 27 藏獒 28 巫性豆娘 29 蚂蚱 30 万象 30

坐在秋天的田埂上 31 雁 32 小红点的故事 33 消失的课文 34

西窗雨！ 海边有一枚落日 36 躲在酒壶里的冬天 37 减法 38 赶路的蚂蚁 39

草回到草中间 40 很想下雨 41 红草莓 42 做泥土最自由 43

众荷喧哗 44 一颗葡萄 45 人人都能写美文 46



秋收完成后，地就裸了，像一个老男人，扯了衣服，四仰八叉地躺着。一道道田埂，肋骨一样，在瘦不啦叽的地里，十分刺目地凸现着。秋收已经结束，该走的人都走了。

人一回去，地就还给自然了。虽然有些冷，草们还是不失时机地把头探了出来。开始还只是小心翼翼地张望，还在担心着天上会不会突然掉下一锄子，把脑袋给弄没了。

但没有，农人都走远了，旷野里一片宁静，只剩了鸟叫，或者虫鸣。秋天的天，瓦蓝瓦蓝的，太阳正好，暖洋洋地打在身上。草们于是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大模大样地出来了。把身子往上举一举，再举一举，让自己尽可能地靠近天堂。草们大概

知道，没有什么路可以抵达天堂，除了不间断地向上走。

用不了多久，一片旷野，就会被一汪绿色占领。草们喜欢秋天，只有在这样一个深秋的黎明或者黄昏，草们才能如此从容地欣赏日出或者日落，懒洋洋地站着、躺着，聊闲天或者向上走，愿意干点儿什么，就干点儿什么，没谁会打搅它们。

我打旷野上经过时，听见了巨大的喧哗，是草们涌动的生命，发出了前进的号角。草们要走向哪里？它们要向上走多久，才算到家？为什么这个世界上，不论是草，还是树，或者人，从出生到死亡，都会不断地向上走？是不是所有的生命，从降临到这个世界那一

刻起，就认为天堂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？

如果有一条路可以通往天堂，那路，必然是向上的，那路，一定要十分宽广，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步履匆匆地往上赶，在通往天堂的路上，必然拥挤不堪。

父亲却不以为然。父亲是个农民。父亲对草们的挣扎与向往，不屑一顾，它们再怎么努力，也上不了天堂。只有人，只有好人，才会上天堂。猪、狗、猫、牛，将来都要下地狱。来世有机会做人了，做一个好人，才有可能上天堂。

其实，和父亲说的一样，草们向上走不了多远。秋天，再加一个冬天，草们不过是和天堂靠近了一把锄嘴的距离。一开春，锄头就回来了。草们与天堂的约定，又要在下一个秋天，重新开始。

当一块块、一畦畦的地，书页一样，被锄头轻轻翻过时，我便看见草们那一条条向上的路，被埋进了土里。草们真是悲哀，一生努力，不过在父亲举手之间，就化为泡影。草们如果会哭，一定会哭得很伤心。这一大片草，都哭起来，伤心地为自己的命运恸哭失声，一定蔚为壮观。可惜没有，谁都没有哭，包括我、父亲。

田野里还是静悄悄的，阳光落下来，在泥土里轻轻地碎裂。我看见翻了身的泥土上，一条白色的根，在空气中闪烁。

我轻轻把它提起来，一棵完整的草。原来草们在努力向上的同时，也在走着一条向下的路。一直以来，我只看见草们向上的努力，却没看到草们还努力走着一条向下的路。这条通往地心的路，一定比通往天堂的路，更难行。在泥土中，撞开黑暗与混沌，挤出一条光明的小路，比在空气中向上走，需要付出更多的力量和勇气。

（摘自新散文网）

草们喜欢秋天

◎ 半文



河流淌过秋天的黄昏

◎ 陈洪金

青山

天空渐渐地高远起来，湛蓝色衬托出了云朵在头顶上的洁白，平整的地面开始呈现出了一种金黄色涂在稻尖上。这时候，所有的脚步都变得轻快而迅疾。我的故乡，往往在这时候，让我对它充满了思念。村子外面，那条河流，水隐隐约约地流淌着，清澈得像一首诗，点缀在村庄旁边。

树丛里的草，吸足了刚刚过去的雨季里充沛的水分，长出了肥硕的叶片，遮住了潮湿的地面。但是，它们还是没有满足的迹象，蔓延到了河边去，尖尖的草叶触在水面上，被缓缓地流动着的水波推动着，一晃一晃的，仿佛低回的歌谣，催生一场梦，让村边的树林进入年复一年的睡眠，等待着在某一天醒来的时候，与另一个花香四溢的春天重逢。河水就这样流在悄无声息的田野里，它应该被一首诗深情地赞颂着，赞颂它滋养了一个村庄，并且把金黄色的稻谷陈放在田野里，以大地为托盘，呈现给岁岁年年劳作的村里人。

黄昏到来的时候，村道上没有了人影，村人都逐渐回到他们珍爱的屋檐下去了。一个小小的天井，盛满了生活的无欲无求。我在此刻的漫游，使我与村庄渐渐地隔离开来。随着脚步走进田野，村庄在身后隐去，河水在寂静的田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来，却让人心静如水。田地之间的界限已经被野草厚厚地覆盖了，泥土的味道却透过草丛散发出来，滋润着平缓的呼吸。沉重的稻尖如同一群禅定的僧人，低着头，像是在沉思，又像是在追忆一场往事。只有那铺天盖地的金黄色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承载了河流发出的水声，凝重、幽静，弥漫着一种成熟后的香气，让人在心底里产生一种莫名的幸福。

独自一人在路面坐下来，面对着清澈的河水，不经意间抬起头来。这时候，我发现了秋天的天空。

远处是一围屏障一样的山脉，绵长的雨季，落在山坡上的水分让那些起伏的山脉显得异常饱满。森林的墨绿色、岩石的淡红色、泥土的褐色、玉米林的深黄色，

让四周的山脉成了宽大的调色板，任凭秋天里流动的微风，把它们制作成一幅幅炫目的重彩画。比山脉还要高的是秋天的天空。黄昏到来的时候，满天的夕阳将大地上的稻田再一次涂上了更加浓烈的金黄色，给山坡上的斑斓加入了厚重的底色。坐落在这样的秋天里，世界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画卷，狂放地抒情，把整个大地当成了收获的鼓面，忘情地敲打着，喜悦像潮水一般在心里奔流。所有的音符都在天空里飘飞着。正午的云朵，带着水分，渐渐散去了，留在天上的几朵云，浸泡在夕阳里，不停地变幻着金子般的图案。

这时候，我听到了河流的歌声。它在河床里旋转着，高高低低的韵律，以声音的方式，与天空里的云朵通过视觉的方式，彼此呼应着——水声在歌唱，云朵在飘舞。秋天的神韵，就这样进入了心底，倾听着河流的水声穿过秋天的黄昏，凝视着镀有金边的云朵飘过秋天的高空。河水在前面不息流淌，它在秋天里敞开了黄昏时分的胸膛，让我一眼就看清了水底的石头，黑色、深红、浅绿、银灰、暗蓝……数不清的石头们层层叠叠地在水里静静地躺着，如同村里人珍贵的乡情，虽然被河水在岁月里冲洗了数千年，却变得越来越晶莹剔透。河水随着岁月流走了，剩下的石头们，就像我的母语，在这样的秋天，在这样的黄昏，一粒一粒的，构成了河底的深厚与沉稳。

难得再有被深深感动着的时光了。村庄里不断有人在那个日子慢慢地离开，因为城市早已没有了四季的更替。坐在村外的田野里，而且是在秋天的黄昏，这需要多么艰难的努力。当我从河边站起来，行程又将开始，我还会回到远离村庄的街道上，匆忙地走着。生活的沉重与繁乱，肯定会让我忘记许多原本应该牢牢铭记的事物，比如这河流淌过秋天的黄昏，我不能把它揣进怀里带走，也不能留下来。我不能抵抗遗忘的大浪淘沙。

（摘自风之魂文学社区网）

读云

◎ 马新朝



沈从文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叫《云南的云》，文中写到了云南的云、北京的云、湖南和河南的云，各具特色，妙趣横生。在他的笔下，这些内地的云轻飘、舒缓、温情，即使是要下暴雨的黑云，它的底色仍是有亮光的。

沈从文先生可能没有到过青海的玛多，假如他去过，我想，他也会写到玛多的云。

几年前我去过那里，那里的云至今还在我的眼前飘，让人久久难以忘记。玛多以西的云与中国内地的云不同，它猛烈、雄浑、神秘，带有野气。我一望便觉得内心受到震撼，却不知道为什么。

玛多以西的云，压得很低，像是有着金属的重量，它的黑不可挽救，浓得化不开，而底色却没有亮光，是深渊般的灰。它们不像内地的云琐碎，大都是整块整块的、成片成片的，且有足够的厚度，有时一块云竟遮了半个天空。

这些云不是在飘，不是在走，而是在跑，脚步沉重地跑，运行速度极快。它们像带着愤怒，沉默地

跑，跑向我们无法知道的远方。

这是傍晚，整个天空看不出任何色彩，只有灰和黑。云团经过我头顶时，我明显感到了一种重力的挤压。那些云似乎在向大地丢些什么，放些什么，用猛烈的笨重的方式，只是我的眼睛看不到。

风很大，吹得人站不稳，直打趔趄。由于荒漠过于空旷，我无法搞清楚风的方向，它们好像没有方向感，一会儿从东边刮来，一会儿从西边刮来。

大地上，该刮走的事物都被风刮走了，留下的东西都是沉重的，它们紧紧抓着大地。那些碎小的石块都躲在低洼处，与沙土板结在一起，像是被胶粘着了似的，只有大些的石头，才敢偶尔抬起头来。

时值六月，没有一棵树敢在这里生长，没有一只鸟敢在这里的天空飞翔。听说只有到了七八月份，地上才敢有细小的草，匆匆地绿一下，探探头便又缩了回去。

这里没有村庄，没有公路，海拔在4500米以上，氧气少，乃生命之禁区。这里偶有两三座干打垒房

屋，挤在一起，紧紧地抓着地面，把身子压得很低。

这种房屋，墙上看不到砖，屋顶上看不到瓦，它们全是用黄土砌成，没有任何装饰，与大地保持一致的色彩——土黄色。它们那样谦卑、无助，却依然坚定，像经历了磨难的老人，满脸的沧桑和睡意。然而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它却代表了另一种意志：生命。干打垒以人的意识和形式，把人的生命张扬。

苍茫远处，有立在高坡上的天葬台，五颜六色的经幡是这片土地唯一的色彩。它们被风吹得啪啪响，像要焦急地告诉我们什么。

更多的是经石，每一个去天葬台的人都要带去一块经石。而每一块经石，都浸透了人的气息和温度，风是刮不走的。经石越堆越高，已经触摸到了云层。

奔跑的云层下，我看到有一个黑点在移动，缓慢地移动。她是那样的细小，像一个影子，一阵狂风就能把她刮走，然而，她又像一颗钉子那样坚定。她的背上驮着一大桶的水，这些从远处水源取来的水，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晃动，闪着幽光。她被水桶压得弯下腰，头向前伸着，几乎要触到地面。

这是一位藏族老妈妈，头发花白，平静的脸像是被时光雕刻的岩石，目光如夜般深沉。

她与荒漠、浓云、狂风、风沙、天葬台、干打垒既是对称的、独立的，又是相互关联的，共同组成了高原上一种奇特的景观。有时老人可能会变成一块石头、一片愤怒的云，或是一阵刮过的风。但更多的时候她是她自己，她是荒原柔软的部分，荒原因为她才有了些许的人性之光。

在天葬台与干打垒之间，一个黑点在移动，温暖着我寒冷的意识和心灵。

(摘自《东方今报》)

雪落下。雪自北向南落下。雪自西向东落下。2004年的第一场雪落下。

亲爱的，雪在落下。雪落在公园。路上的化了，草尖和矮树上积了薄薄一层。路是黑的。草、树是白的。修剪成各种弧度的草坪。各种弧度的白。

亲爱的，雪在落下。落下。落下。雪落在街上。雪落进河里。雪落在竹福园。雪落在天一家园。雪落在万安社区。雪落在文化家园。雪落在柳西新村。雪落在柳东新村。雪落在外潜龙。雪落在黄鹂新村。白鹤新村。朱雀新村。雪落在盐仓小区。

雪落在中山西路。雪落在长春路。苍松路。翠柏路。公园路。槐树路。环城西路。环城公路。镇明路。落在白杨街。马衙街。天一街。药行街。三支街。大梁街。大闸街。白沙街。樱花街。

雪落在会展中心。文昌大酒店。新时代。老外滩。雪落在闪亮的铁轨上。雪落在长城皮卡辗动的

车轮下。雪落在桑塔纳2000辗动的车轮下。雪落在奥拓辗动的车轮下。雪落在十吨加长的一汽大卡辗动的车轮下。雪落在它们喷出的尾烟里了。雪落在效实中学门口的大大理石雕像上。雪落在烟囱里。雪落在垃圾桶盖上。雪落在菜市场的玻璃钢瓦屋顶上。雪落在正午十二点的钟声里了。

雪落进南塘河，中塘河，西塘河，北斗河。雪落在水上腐朽的船体上。雪落进窗口。雪落进大海。雪落着。落着。落。

雪落在一年级的朋友黄晓易的脸上。雪落进了她的眼里。黄晓易哭了。一大群孩子从教室出来，在走廊上哄抢雪花。黄晓易的哭声湮灭了。也可能她早就停止了哭泣。张本群一大早坐中巴车冒雪去了余姚，去打点她在华联商场里的服装专柜。童含烟早上起来看到雪压着草尖和树枝。张海云一整个上午透过元祖蛋糕店的玻璃拉门看着雪落下。姜素珍在公交二公司财会室的窗口看着雪落下。

更多的人在雪中走。吕元海在

雪中走。凌可在雪中走。李亮在雪中走。郑勇在雪中走。小东在雪中走。楼松华在雪中走。严芳在雪中走。晓路在雪中走。雪落在他们脸上了。雪落进他们眼里了。

一整天我都坐在窗口看着雪落下。一小时。二小时。三小时。我看着雪落下。看着雪后面铅色的天空和黑黑的屋脊。雪开始落下是斜着的。风把它们的身子吹斜了。雪下大了，是缓缓的、直直的，落下。细小的雪比大片的雪落势要快。细雪，雨夹雪，看着它们时间是这样走动的：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大片的雪落下来把时钟的脚步滞住了，它走动的声音变得缓慢：滴——答，滴——答，滴——答。越来越慢。慢。慢下来。慢。更慢。睡眠一样的慢。我坐着。多久了？一小时？两小时？三小时？

雪还在落。雪明天还会不会落？雪落下。一整个世界都在落下。

亲爱的。雪落下。落下。落。

（摘自新散文网）



千里河西、十日陇上之行的最后一站——敦煌。

去敦煌不全是为了莫高窟。我明白，却不能说，其实心里惦念了很久的，是茫茫大漠中那座神奇的鸣沙山。

有人说在清朗干爽的风天，傍晚时分，在山脚下能听见沙子呜呜的鸣响。伴着月牙泉汨汨的水声，这鸣沙山就是沙漠中的音乐之城。

血红的夕阳隐去山后，天空纯金一般烁亮。鸣沙山从尘埃中静静显露，眼前一片混沌的金黄。天低了地窄了原野消失大海沉没，唯有这座凝固的沙山，如同宇宙洪荒时代的巨型雕塑，矗立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起点或尽头。

也许最初的创造只是出于一场无意的游戏。千古寂寞，朔风把大山和岩石揉成沙砾，然后又把白灼的细沙重新捏成一座山岩——当鸣

沙山成为鸣沙山时，它已是一群雄健而威武的西北汉子，朗阔的脸庞上刻着重重的深邃而俊俏的线条。绵延的山脊如一道锋利的刀刃，跨于腰间，举过头顶。曾在梦里见过许多回的鸣沙山，在这一刻却忽然变得不那么真实——曾有过千姿百态的想象，可就没想到，一座沙子聚成的山，居然能聚得如此刚硬、棱角分明。

那沙子是如何一粒粒汇拢堆积聚合又浑然一体地升高壮大呢？

我读不懂鸣沙山。

脱去鞋袜，光脚走上沙丘。沙极细且柔软，有一种温热的暖意，从脚跟缓缓升起。沿着山脊上坡，瘦削的山顶如地平线在远天呼唤。沙中的脚窝很深，却不必担心会陷落，沙窝似有弹性，席梦思般地托着，起起伏伏沉沉浮浮，跳着即兴而随意的舞蹈，在自己身后扔下一

长串荡逸的脚印，是沙漠之舟……

忽然恍悟，沙山原来很温柔。

沙山的温情别有一种表达的方式。天下也许再不会有比鸣沙山更坦率的山了——它从来没有外衣也没有包装，没有树林，没有青苔，只有金沙连着银沙，一无遮拦地铺陈开去，裸露的身体无需任何一点覆盖，从从容容地展示着它优美的体态和曲线。坦坦荡荡，清清白白，冷峻中含有几分柔韧，野性中略有几分羞涩，从春到冬，永远敞开胸怀，呵护着来往西域的路人。

我惊异，我惶惑，我读不懂鸣沙山的性别。

夕阳已完全沉落，月亮从大漠尽头悄悄升起。沉浸在月色中的鸣沙山，如海上漂流的冰峰，烟岚雾绕，白璧无瑕。沙峰之顶，更加仙山琼阁，难以企及。回望身后，沙坡笔陡如削，四壁悬空。这里还有降落伞的旅游服务，可以在山坡上迎风一跃，降落到海绵般的沙谷中去。

月色迷茫，星星深远。亘古大漠，冷峻寂然。有凄凉的风，从沙底一丝丝透出来。那个时刻，我相信永恒。也许是风，是风之手，在人们歇息之时，抚平了沙海的每一道印痕；又将沙子驱回它们原来的位置，将它们重新凝聚，重新整合，重新磨砺。每日每时，风都这样不知疲倦地完成着它手中不朽的雕塑。当人们发现风儿揉捏了再造了沙山时，风已飘然而去。

沙之聚，有自由的风之手。那么人心呢？人心之聚，更求八面来风。若是一盘散沙，解铃还需系铃人——风聚沙，便是一个顺其自然、循序渐进的演变之途。想必是当风参透沙的心，风的需要成为沙子的需要时，沙子就自己走动起来，舞蹈起来，最后完成它的屹立。

声声驼铃，在大漠上远去。鸣沙山，却无言。

（摘自《沙之聚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）

沙之聚

◎ 张抗抗



像头顶的星光喂养着夜空

◎ 斯 蒙

这群树就生活在湾湾田的后园里，从北到南依次是：一棵杏树，一棵桃树，一大一小两棵板栗树，两大一小三棵棕枇树，一棵李子树，一棵核桃树，一棵梨树，一棵可以入药的杜仲树。它们沿沙沟的堤岸并肩站成一条线，很像是祖孙几代站在一起。

一大一小两棵板栗树，给我的记忆是不一样的。小的一棵高六米左右，我经常在它前面一点的空地上练完空翻后，再站到沙沟的堤岸上往前上方使劲一跃，抓住它斜伸出来的一截枝干，或借势跃到前面更远的空地上，或就此做引体向上。大的一棵高十二三米，很茂盛，占的空间很大，像一把巨伞四处撑开。我喜欢看花开时节那些毛毛虫一样的乳白色的花，大串大串的，相互紧挨在一起，把一棵板栗树弄得一点也不像一棵树，简直就是一大块厚实的乳白色棉絮悬浮在空中。板栗熟透的时候很逗人笑，那些平时刺猬一样不愿意让人靠近的板栗，这下子个个咧开了嘴笑个不停，也不知它们在笑些什么。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清晨或傍晚时分，去树底下拾捡那一颗颗被风摇下来的饱满的板栗。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就是，板栗籽是板栗笑掉的金牙齿。

核桃树是这群树中最让我想不通的一棵，高十四五米，枝干粗壮，每年都会开出很多长条长条的墨绿色的核桃花，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它结出过一个核桃。我曾问过奶奶是什么原因，奶奶说，可能是第一次结的核桃没有给家里年纪最大的人吃。奶奶是家中年纪最大的，我就问父亲为什么不把第一次结的核桃留给奶奶吃，父亲说他压根就没有看见核桃树上结过核桃。所以，这棵核桃树为什么不会结核桃，到现在还是一个谜。当然，我会在夏天爬到树上，坐在树荫里扯下一大撮叶子，放在手里当钞票一遍遍地数着玩。

高达二十多米的梨树，是这一群树中我最喜欢的一棵。虽然它是一棵晚梨，差不多要到每年的十一月底才熟透，但结出来的梨金灿灿的，皮很薄，核很小，味道特别甜。我喜欢它不仅仅是它结出了那么甜美的果子。即便是冬天，它的每一根枝条都是那么的笔挺、简洁，显得干净利落，一尘不染，我羡慕它身子里透出来的那股清洁、刚烈之气。到了三月，那一树的梨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总是让人想起天堂的样子。

杜仲树我关注比较少，奶奶突然需要杜仲皮来做药引子了，我才会拿着刀去刮下一小块皮。父亲有时会刮下一些晒干了炖牛肉。其他村的人也会来要，我们就让

他们自己去割，杜仲树因此伤痕累累，经常能看见它身上新鲜的刀痕……

就是这一群树，一年四季，四种景象，是那么养眼、养人、养村子，就像我头顶的星光喂养着夜空。它们和我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新鲜、稚嫩的美好时光，以至于无论走到哪里，我的心都在面向着这个比世界还大的后园——是的，因为有这一群树，这座后园比大地还大，比天空还大，比宇宙还大。然而，这一群树——这加起来总共有十一棵的一群树，却在刚刚转过身去的那个秋天，被砍倒了。

今年春天的一个雨后，我和一位雕塑家朋友说起了这一群树：“现在，这些树都被砍掉了。”雕塑家朋友马上就惊呆了。沉默了一阵后，他突然悲愤地说道：“这哪里是砍掉？这明明是被杀死的！”

我几乎失声。“那棵梨树，很早以前我还为它写过一首诗。”沉默了一阵后，我说。他一听，马上弯下腰，差不多把头埋到了地面上，然后近乎歇斯底里地说：“你干脆把这首诗也杀死算了。树都被杀死了，留着这首诗还有什么用……”

接下来，我们都沉默不语。

是呀，好端端的一群树都被杀死了，留着关于一棵树的一首诗——能有什么用？

我得好好想想……





飞流直下三千尺， 疑是银河落九天

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，便听到“哗哗”的声音从远处飘来，就像是微风拂过树梢，渐近渐响，最后像潮水般涌过来，盖过了人喧马嘶，天地间就只存下一片喧嚣的水声了。

透过树的缝隙，便看到一道瀑布悬挂在岩壁上，上面折为三叠，好像一匹宽幅白练正从织布机上泻下来。那“哗哗”的水声便成了千万架织布机的大合奏。

瀑布激起的水花，如雨雾般腾空而上，随风飘飞，漫天浮游，高达数百米，落在瀑布右侧的黄果树小镇上，形成了远近闻名的“银雨撒金街”的奇景。

黄果树瀑布泻落在一片群山环抱的谷地里。我们自西面顺着石阶往下走，一直来到谷底。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，离那道瀑布近得很，中间只隔着一口小小的绿潭，仿佛一伸手便可以撩过来洗洗脸。

——于坚《黄果树瀑布》

现在我开始感到晕眩，我已感觉到黄河疯狂的翅膀扇起的风迅速从我全身扫过。

千山飞崩，万岛迸裂。巨大的毁灭巨大的再生。此刻，吞天吐地的壶口大飞瀑，正挤压着旋转着呼啸着浩荡而来。上游数百米宽的茫茫河面，突然在这里急剧收缩，收缩，收至三五十米一束壶口，然后一下跃入无底深渊……

周遭是一条条被嶙峋巉岩割据的小瀑布，我就站在离壶口最近的河西岸这个险峻岩层之角，也就是摄影师们常担冒险风险抢拍瞬间的那

个最佳之角。在这里最能看清大自然的神奇造化，最能看清滚滚黄流从天际腾跃而来，大起大落大沉大浮的威武气概。

——史小溪《黄河万古奔流》

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构图里，这滚滚飞涛，竟是那么千姿百态，情趣迥然。有的在悬崖峭壁间飞流直泻，像一幅气势磅礴的泼墨画。有的白练排空，水天一色，显示了无限开阔雄伟的气概。而在一些水雾蒸腾的前景下，遥看瀑布的顶端，就像茫茫云海之上，仙山在浮沉，天河在倾注。

我坐在一块岩石上，久久地注视着这高山飞瀑，在一片震耳的轰鸣中，我发现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奇特的景观，它给你以动中寓静的感受，也可以引起你许多有趣的联想。你看，瀑布冲击而下，激起漫天飞溅的水珠，这些水珠洒落在周围的悬崖上，又顺着天然的石隙，形成了无数条细小的瀑布。它们不停地向下流淌，但半路上受谷底巨大反击力的推顶，又不得不转身向上。远远望去，像一条条白色的水蛇，悬挂在悬崖峭壁之上，虽昂头飞舞，左右挣扎，却始终下不了深渊。

——穆青《霹雳雨雾》

那时澎湃大作，震耳欲聋，玉花飞溅，蒙目如眯，我全身濡湿，衣履俱透。原来我们正站在美国瀑布的下面。我只能看见巨浸滔天，劈空而下，但是对于这片巨浸的形状和地位，却毫无概念，只渺渺茫

茫，感到泉飞水立，浩瀚汪洋而已。

我们坐在小渡船上，从紧在这两个大瀑布前面那条汹涌奔腾的河里过的时候，我才开始感到是怎么回事，不过我却有些目眩心摇，因而领会不到这幅光景到底有多博大。一直到我来到平顶岩上看去的时候——哎呀天啊，那样一片飞立倒悬的晶莹碧波！——它的巍巍凛凛，浩瀚峻伟，才在我眼前整个呈现。

——[英]狄更斯《尼亚加拉大瀑布》

黄河在这里由宽而窄，由高到低，只见那平坦如席的大水像是被一个无形的大洞吸着，顿然拢成一束，向龙槽里隆隆冲去，先跌在石上，翻个身再跌下去，三跌、四跌，一川大水硬是这样被跌得粉碎，碎成点，碎成雾。从沟底升起一道彩虹，横跨龙槽，穿过雾霭，消失在远山青色的背景中。

我突然陷入沉思，眼前这个小小的壶口，怎么一下子集纳了海、河、瀑、泉、雾所有水的形态，兼容了喜、怒、哀、怨、愁，人的各种感情。造物者难道是要在这壶口中浓缩一个世界吗？

——梁衡《壶口瀑布》

面前是一壁高高的石崖，岩石苍黛，显得暗淡而凝滞。但瀑布啊，那又是怎样一道银亮之极的光泽！怎样一丛曲折有致的线条！怎样一股强烈激情的动感！又是怎样一种空灵缥缈的质感！我尤其喜欢它亮白的光泽，闪烁的是一份夺人的神采。瀑布两旁的石崖也因为动感十足的飞流，从稳重里透出几分活力，并以自己的沉稳和坚定反衬了瀑布的流畅和自由。

——徐轩《在瀑布间温柔地探寻》

（《格言》整理）

总在追求一种心境，在清淡中忘却尘事。

喜欢一个人走着，没有目的，没有依托，一切都随着脚步。轻风里，微光下，沿着泥泞的小路，一双泥泞的脚。

遇见她，仅仅只是意外。杂草纷飞的尽头，她，忧郁着，雪色的身子泛起的是淡色的红。

在等着，她，在等着什么？戏着水，婴儿柔嫩的手心戏水的样子，好不可爱。

多想沏盏清茶，在这茶色一般的水岸，看着茶水一般的你。可我明白，一时间不会有太多完美，你既在这儿，何又奢望太多。

看着，不由得脑里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了。定下神，是你，全是你，空白的全是你紧拥的花瓣，一片紧抱着一片，每片都是妈妈的孩子。有些线条，轻轻地荡着，宛若风中穿白褶裙的少女，淡然而不失妖娆。

水是你的颜色，都说水与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你，敢情是水做的。想碰你，可担心一沾手你就会化，化得如水一般颜色，就没了。那样，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。

只得看着，远远地看着，水中出浴，水中淡去的你。

有一些忘了，游走是不可以停足的，既为你破了规矩，多停停又何妨。不见了，一丝杂念就让你在眼皮底下丢了。一湖缠缠的叶，叫我怎么找你。都怪你，怎生得那水般剔透，叫眼拙的我，在哪儿找你。

早说过，一时不会有太多完美。走了，若一滴清水，一不留神，便溶进脚下的湖里，化成了另一滴水。

来了，雨。闲碎地落着，夹着满天的尘。你很聪明，知道你的身体容不得半分污垢，所以落雨之前，你走了，躲到了水下。

等等吧，你会再来的，就在这

雨后，直觉告诉我的，直觉总那么叫人相信。

湿了，湿透了，本只有汗星的衣。不冷，这个季节不属于寒冷，只因，白褶裙不属于冬季。不知是不是绝对了些，可这么想的，心里的话语是憋不住的，哪怕很想藏着。

叶留了些雨珠，在手上来回摇着，戏弄着，它是在报复，报复雨珠吓走了水纹里漂着的你。有些过分，虽带着尘，可毕竟是尘灰自己附上去的，雨珠是无辜的。

脚边惊起了一层层水雾，轻轻绕着带刺的荷杆。

有些模糊了，眼前的一切不那么清晰了，就连泥泞的小路也见不着了。算了，就让这升起的雾，洗洗我这尘封的眼。

雨好像是停了，湖面是静了下来。雾还没散，还停在眼里，是不想让我见她刚出水的样子，哪管我是如此想见。想用自己的眼，记下她刚出

水的那一瞬，可是，雾俨然不许。

什么时候才散，这种充满希冀的等待是漫长的。她是怎么出来，又是怎样将白褶裙披上？她，那水做的少女，怎么就是一个谜团，让我无法度清。

赖不住了，恨不得一把扯开眼里的迷雾，可是不行，不能在她的面前显得如此粗鲁。她，毕竟是水做的，需优雅地对待。

散了，终于散了。

找了许久，她不在，真的不在，见不到了。不要见她出水的样子了，现在，只要能见见她，就行了。

小路来了，那泥泞的小路，带我回家的。

不甘心，远了，得回回头。出来了，她出来了，随着风，捎了个微笑给我，然后就没了。

再见，我还会来的，湖心淡去的少女。

莲，湖心淡去的少女

◎ 邹旭川



经滚滚红尘，历百转千回，古典美文如岁月深处的一眼清泉，流不尽，吐不完，浇灌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之花。

一格之言古典美文榜

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！况秦吴兮绝国，复燕赵兮千里。或春苔兮始生，乍秋风兮颭起。是以行子肠断，百感凄侧。风萧萧而异响，云漫漫而奇色。舟凝滞于水滨，车逶迟于山侧，棹容与而拒前，马寒鸣而不息。掩金觞而谁御，横玉柱而沾轼。居人愁卧，恍若有亡。日下壁而沉彩，月上轩而飞光；见红兰之受露，望青楸之罹霜。巡层楹而空掩，抚锦幕而虚凉。知离梦之踟躅，意别魂之飞扬。

故别虽一绪，事乃万族。至若龙马银鞍，朱轩绣轴，帐饮东都，送客金谷。琴羽张兮箫鼓陈，燕、赵歌兮伤美人，珠与玉兮艳暮秋，罗与绮兮娇上春。惊驷马之仰秣，耸渊鱼之赤鳞。造分手而衔涕，感寂寞而伤神。

——江淹《别赋》

★上榜理由：古代写离别的美文不少，但仅凭第一句便可名垂千古的文章可能仅此一篇，江淹的《别赋》无愧于“千秋绝调”。

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。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自富阳至桐庐，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。

水皆缥碧，千丈见底。游鱼细石，直视无碍。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

夹岸高山，皆生寒树，负势竞上，互相轩邈；争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响；好鸟相鸣，嘤嘤成韵。蝉则千转不穷，猿则百叫无绝。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欲忘反。横柯上蔽，在昼犹昏；疏条交映，有时见日。

——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

★上榜理由：区区144字，字字珠玑。一幅绮丽的风光图跃然纸上，美不胜收，堪称骈文写景的珍品。

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，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，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瓠越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。雄州雾列，俊彩星驰，台隍枕夷夏之交，宾主尽东南之美。都督阎公之雅望，棨戟遥临；宇文新州之懿范，襜帷暂驻。十旬休暇，胜友如云；千里逢迎，高朋满座。腾蛟起凤，孟学士之词宗；紫电清霜，王将军之武库。家君作宰，路出名区；童子何知，躬逢胜饌。

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。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

而暮山紫。俨骖騑于上路，访风景于崇阿；临帝子之长洲，得仙人之旧馆。层峦耸翠，上出重霄；飞阁流丹，下临无地。鹤汀凫渚，穷岛屿之萦回；桂殿兰宫，列冈峦之体势。

披绣闼，俯雕甍，山原旷其盈视，川泽盱其骇瞩。闾阎扑地，钟鸣鼎食之家；舸舰弥津，青雀黄龙之轴。虹销雨霁，彩彻区明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；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。

逸兴遄飞，爽籁发而清风生，纤歌凝而白云遏。睢园绿竹，气凌彭泽之樽；邺水朱华，光照临川之笔。四美具，二难并；穷睇眄于中天，极娱游于暇日。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；兴尽悲来，识盈虚之有数。望长安于日下，指吴会于云间。地势极而南溟深，天柱高而北辰远。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怀帝阍而不见，奉宣室以何年？

嗟乎！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；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？所赖君子安贫，达人知命。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酌贪泉而觉爽，处涸辙以犹欢。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。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情；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！

勃，三尺微命，一介书生。无路请缨，等终军之弱冠；有怀投笔，慕宗悫之长风。舍簪笏于百龄，奉晨昏于万里；非谢家之宝树，接孟氏之芳邻。他日趋庭，叨陪鲤对；今晨捧袂，喜托龙门。杨意不逢，抚凌云而自惜；钟期既遇，奏流水以何惭？

呜呼！胜地不常，盛筵难再。兰亭已矣，梓泽丘墟。临别赠言，幸承恩于伟饌；登高作赋，是所望于群公。敢竭鄙诚，恭疏短引，一言均赋，四韵俱成。请洒潘江，各倾陆海云尔。

——王勃《滕王阁序》

★上榜理由：此文代表了古代骈体文的最高成就。一代才子英年早逝，名篇佳作千古流传。

其他推荐文章：

曹植《洛神赋》

谢灵运《江妃赋》

庾信《小园赋》

鲍照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

杨炯《王勃集序》

魏征《谏太宗十思书》

袁中道《西山十记》

有一些植物死了叫做中药

◎ 风来满袖

有一些植物，活着叫做风景，死了叫做中药。

植物算得上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了，我们时刻渴望消除自己与它们之间的陌生感。虽然我们时时与植物相遇，但我们却往往对它们熟视无睹，能叫出名字的少得可怜，更不用说了解它们的属性了。

没有植物的世界，是无法想象的。

当你了解植物的崇高时，你总会被它们感动。我曾用平凡的童年记忆过一些熟悉的朋友——枸杞、杜仲、何首乌、肿脸草……与它们相处，你会时刻感觉到自己犹如在安详的村庄里漫步。

枸杞是农村里最普通不过的植物了，田头、沟边、房前、屋后都是它栖居的场所。叶子是青的，花是紫的，果实是红的。秋天到了，乡亲们便会摘下它们的果实，晒干后，泡茶。

杜仲，在身边并不多见。活了二十几年，我只在老中医出身的一门远房亲戚家的屋后见过三棵。遗憾的是，听说它们后来被上门收药材的药贩子连枝带叶地折腾得奄奄一息。好些日子不见，不知它们是否安然！如今老人已经作古，而这三棵杜仲与他家门上那幅“青囊济世，黄卷持家”的对联，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何首乌是一种映绿了我童年的植物。小时候，村庄上以土屋居多，何首乌的藤几乎爬满了每一座土屋的后墙，夏天生来绿油油的。后来，小伙伴们听说这种土名叫“栝蒌子”的根可以卖钱，何首乌的世界便不再安宁——商业为一些植物带来了灭顶之灾！



肿脸草，在我的村庄里比枸杞还常见，它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生植物。从小打猪草时，常常见到它们争先恐后地占满整个干涸的河床。要是折断它们的茎，便会冒出一股白色的浆汁。据说这种浆汁抹到脸上，脸就会肿起来，所以乡亲们都管它叫“肿脸草”。

我们一直自以为生活在一个信息化的世界里，其实不然——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！平时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那么困难，我们对自己身边的植物又能了解多少呢？何况它们从来不打扰我们急促的生活。

城市是人造的，农村是神造的。在克隆时代，传统事物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农村的命运备受冷落，我为那些与农村生死相依的植物们的命运感到担忧。

东风不来，西风不起，梦想像美丽的蝴蝶一般，翩然而至。从前，一直梦想自己成为一只鸟儿，因善飞的翅膀而拥有整个天空。现在，我只想做一株普通的植物了，在方寸之地迎纳四季，生死只在一步之间。

阳光下的安详，夜色里的静谧，细雨中的轻歌，微风前的曼舞……植物的每一种状态都是有内涵的。是它们的柔和本分，不事张扬，时刻提醒着我——做人，要像植物一样。

植物那种安详的生活态度，足够触动我们疲惫的神经。它们中的大多数，在一部《本草纲目》中，已安然生长了数百年。活着，成为别人的风景；死后，又医治着我们的身体。

（摘自《工人日报》）

MOTTO | 15